

TWELTH ST. JEROME TRANSLATION CONTEST

Sponsored by the UN Department for General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Management

Chinese

Student prize - Ms. Shuai Wang

(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, USA)

我们的年龄只差一天，但代沟却扼杀了我们的关系

原载于《纽约客》（2016年9月8日），作者卡莎娜·考利

我知道你要说我们为什么应该在一起。我们有很多非常具体的共同爱好。喜欢长时间散步、炒鸡蛋和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的人并不多。但是，三年来，代沟让我们彼此渐行渐远。没错，你出生于1981年12月31号，我的生日是1982年1月1号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认为这几个小时的年龄差距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，我才意识到，你是“X一代”，而我是千禧一代，我们之间的代沟无法逾越，教我无法和你共度余生。

如果你晚一天出生，就会加入我的行动，呼吁关闭附近所有的网络咖啡屋。这样一来，附近的居民就能开一家低调的小众酒吧，酒吧特色是在自家屋顶上用传统养殖法养鸡，然后用这种鸡蛋的蛋白制酒。但你每周六都要来这家网络咖啡屋待上两个小时，按小时交费，用“导航者”浏览器上网。我们这代人从来不会像你一样和咖啡屋的店员聊天，然而遗憾的是，你不能理解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谈是多么的没品位，几乎完全没必要，因为我们可以发短信或通过各种应用程序交流。

我厌倦了一回到家就看到你跟着涅槃乐队的歌如痴如狂地唱摇滚，也受够了嫉妒你因为年长，所以能对他们的音乐产生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共鸣。和你不同，我太年轻了，对科特·柯本根本没有印象。我很惊讶你只不过比我大一天，却因为他的离世伤心到连续一个星期都在看科特·洛德宣布MTV垃圾摇滚的时代结束了；而我这个“可怜的孩子”则挂在操场的单杠上，摸不着头脑。

如果你是我这般年纪，就会知道《夜行者》是有史以来最棒的电影；你会夸我的男生版丸子头很帅，跟电影里的杰克·吉林哈尔一样，而不是说我想当芭蕾舞演员却当不成；当我毫不掩饰地幻想着（像吉林哈尔的角色一样）谋杀一个实习生，就为了靠写代码每小时多赚3美分的时候，你会点头表示理解，而不是说我疯了。但是，“多亏”了大学的政策只给1982年以前出生的人授予终身教职，你可以每学期只教一门课，而且还不经常上课；你可以反复教育我背信弃义的危害；你可以硬要我们一起看《四个毕业生》，这样我才能“学会享受忙里偷闲”，然后再取笑我对《夜行者》太痴迷。

无论如何，我遇见了一个非常懂我的可爱女人，因为她也是1982年出生的。她知道时下最流行的文化；她的眉毛永远美到爆；她见多识广，会把Instagram上的九百个粉丝叫做“伐木累”，因为我们都懂得真正的家人是所有整天在社交网络上陪伴你的人，而不是你这种居然认为假期是“断网”和“联络感情”的好时机的怪胎。所以，你自己好好在客厅踢沙包吧，我要去见我的新“女票”了。